无人局外

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高二（12）班 李祎琳

每天早上浏览疫情实时动态，确诊和疑似病例没有勒马的征兆，反而较前一天增势更甚。身处北京一隅，我用传染病发展进程的理论为自己的担忧找一点理性的排解：现在处于疫情的上升期，感染人数的增长是必然趋势。然而，在真实攀升的重症与死亡人数面前，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太多实质的安慰。

 如果数字尚且遥远，那么偶尔的出门给人的冲击更大。街上行人零星，无一不佩戴口罩，甚至有家长将孩子“全副武装”起来，用滑雪镜充当护目镜确保万无一失。刚刚推开一栋写字楼张贴着“今日已消毒”告示的玻璃门，值班台后带着外科口罩的保安便大声喊来“出去”，向外指示我所寻找的面包店的方向。而那家往日生意兴隆的面包店只有两位顾客和两名员工。

 北京如此，比北京情况更加严重的城市和县乡又会如何？在与这场疫病的对抗中，我是一个旁观者；但在与自身恐惧的博弈里，无人能是局外人。

 这种恐惧并不止于疾病本身。它的背后是我们日渐习惯的“不相信”。许多近期发生的事件挫伤了人们对体制、法律和道德的信赖，怀疑由此滋长，社会的信心虽仍旧依靠正直的大多数而维系，但却难以填补人们内心已经缺失的部分。信赖的毁坏比重建容易许多。

 然而，在当下，我们或许需要一定的忍耐和谅解。这也是每个人可以为抗疫做出的贡献。“人不能够又治病，同时又知道一切”。当前的任务就是在每一天里注入新的希望，唤起新的斗志，想出新的办法，避免新的漏洞。而战斗过去，我们进行反思之时，要留意的显然远比一段核酸序列和一只蝙蝠翅膀更多。如果这场疾病的蔓延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灾难，那么避免灾难重演就需要自上而下的引导和改变。

 但这次疫情也并非全然消极。一寸阴冷的暴露就意味着一寸温煦的延展。公众的关注得以触及更多的角落，社会关怀的视野得到了扩展。医护工作者，滞留国外的旅客，城市里工作不息的外卖骑手，这些平凡的个体从幕后走到台前，从边缘走向中央，使人们获得了对这个时代的爱与痛更深刻的领悟，和对责任与权利更清醒的认知。

 因此，疫情之中无人局外。每个个体都不能逃避黑暗，每个个体都有责任努力走向光明。这个时代的脉搏和每一个人的心跳温热地联系在一起。